



吳俊傑

民國十四年九月十五日生

陝西省

專科畢

作品

林蔭小道（商務出版）

江湖恨（商務出版）

跳（商務出版）

喜相逢（水芙蓉出版）

單住的麻雀（立志出版）

阿虎

短篇小說第一名 吳俊傑

阿虎終於有了個落脚噉飯之所。

感謝主，他記起了經上的話語；那天上的飛鳥，也不種，也不收，也不積穀在倉庫裡，天父尚且養活牠們，何況比飛鳥貴重得多的人呢。

信主受洗，不過是三個月前的事，聽傳福音，却將近兩年時間了。這一切，都是在監獄裡經過和完成的。那位苦口婆心的牧師，每週一次，前往獄中傳講福音，風雨無阻，硬是感動了他，覺得經上的許多話，的確有道理，自己過去的那些行徑——好勇，鬥狠，吃喝玩樂，魚肉鄉里，乃至於替人看場子、當保鏢，實在是罪大惡極，胡塗到了家。自己年齡已經不算小了，過年就三十啦，那能再胡搞下去？獄中的三年，不提也罷，如今，能皈依信了主，重新做人，也許，這正是上帝的恩賜，給了他這個大徹大悟的機會。

出獄後，為了避免無謂的干擾，他決定不和任何熟人連繫，而且遠離開以前濶跡過的地方，到陌生地區來謀求生計。他要徹頭徹尾地重新做人，重新開始。

早就聽人說過，坐過監牢的人，要想在社會上重新謀得一個棲息之所，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，一般的雇主，多半都不願意雇用有前科的人，任你怎麼剖白，賭咒發誓全沒有用，他們祇固執地堅信：江山好改，本性難移。果不其然，他以坦誠直率的態度交待清楚了自已的來龍去脈之後，一連三家，都對他敬謝不敏，那一副副敬鬼神而遠之的嘴臉，根本就沒有他置喙解釋的餘地。

第四家，看來規模也不小，他學乖了，不再提坐牢的事，居然順利地過關了。公司答應他即日開始工作，試用一週，再決定錄用與否。這是一家機具製造廠，八成是見他資料上服役時學得了機械維修的技能，因而欣然地接納了他。

他被暫時派往車工間，不禁暗自慶幸，車工原是他最拿手的本領，這還有啥說的。不過，他立刻警惕自己，不要得意忘形，更不可稍存驕矜之心，目前，還祇是試用階段，自己可得謹守分寸，勤奮工作，小心行事，給人家先留下一個好印象。他十分禮貌地一一見過了車工間的各位師傅，便參與了工作的行列。

認真的工作，謙恭的請教，第一天，他便贏得了大家一致的好評。

第二天，更熟了，他和大家搭配得十分好，既小心又熟練，實在是一把難得的好下手。車工間的師傅們都誇稱這個年輕人的確不錯，以前的幾個，不是吊而郎當，就是手藝太差，幹沒多久，便呆不下去了。這回，老闆可算是找對了人。

第三天，越加順手了，車工間裡的諸般設施以及工作流程都熟悉了，心情一愉快，手脚也更加勤快起來，幫完了這個師傅幫那個師傅，侍候得幾個大師傅眉開眼笑地讚不絕口。車間領班也樂得咧開了嘴，不時地捋了過來，得意洋洋地欣賞這位得力助手的手藝。

午後，睏足了覺，大夥兒幹得正帶勁，管人事的先生來了，他一團和氣地跟大家打着招呼，又十分客氣地請阿虎到人事室去一趟，說是有事相商。

瞧人事先生那付喜孜孜的模樣，一定是有什麼好消息。對阿虎而言，一個剛剛到工三天的新人，會有什麼好消息呢？大不了，因為他表現好，不必等候試用期滿，提前和他簽約，這也不過提早三四天正式上工而已，管它呢，承蒙人家看得起，大小總算是有面子。

人事先生請他坐定後，先遞過了一枝煙來。

「謝謝，我已經戒掉了。」他誠實地推拒了。

「唔，好，好，張先生，這幾天，你辛苦了。」人事先生客套着。

「那裡。」阿虎應着，覺得對方有點婆婆媽媽。

「你的表現實在太好了，師傅們一直都在誇讚哩，真是難得。」

「那裡，盡本份罷了。」

「唉，真是遺憾，公司竟然遭到三批退貨，昨晚董事會緊急會議，為了應急，馬上要把公司縮減一半，包括所有的員工，因此……你雖然……還沒有試用期滿，真對不起，唉，真可惜！」人事先生萬分無奈的樣子。

「嗚？」阿虎瞅着一臉孔可憐兮兮相的人事先生，有點怔住了。接着，人事先生恭恭敬敬，有點顛巍巍地遞過了一個信封，說道：

「雖然是試用，按規定是沒有工資的，可是，你的表現在是太好了，老闆特別交待，工資要照算，這是兩仟元，請你收下。」

「唔——」阿虎木然地接過了信封，好像從九霄雲裡一跌跌了下來。再一想，這也是情非得已，人家如此客氣對待自己，也算是情至義盡了。

事後，還是看大門的魏老頭稍稍告訴他：「退貨？退個屁的貨！他們分明是不肯錄用你。手藝好，擋不住你有前科，那怕你自己不說，人家老闆可神通廣大着哩，祇要到有關單位電腦一查，什麼都清清楚楚了。小伙子，要想安下心來好好幹，還是去找家私人小工廠試試，真本事的話，三年五載，說不一定還能闖出點名堂來。」

一語提醒夢中人，想起了人事先生那付嘴臉，真恨不得立刻回去狠狠揍他一頓，繼而一想，自己是受過浸的人了，萬萬不可再衝動犯罪。不旋踵，便捺下了性子，他堅信，上主是不會離棄他的。果然，照老魏的指示，他又順利地找到了這家小型的機械鐵工廠。略談之下，一拍即合，而且，吃住都在廠裡，十分方便。

※ ※ ※

這家機械鐵工廠，規模並不大，經常不過七八位黑手師傅上工，大家都是早來晚去，中午由廠裡供應一頓午餐，住在廠裡的，連阿虎祇有三人，兩人是學徒，阿虎算是半技工。在這兒，有個怪現象：黑手師傅甚少異動，倒是學徒的流動性相當地大，似乎經常都在換人。

老闆姓江，外表嚴肅，却方面大耳，一臉的福相，年紀儘管已經靠邊六十了，還風流得很，除了家裡的大老婆和姨太太，還軋了一位能幹的姘頭。這女的不過三十來歲，身段十分窈窕、豐乳、肥臀、水蛇腰、鵝蛋臉、勾魂眼，祇可惜臉上生了兩團雀斑，似乎減色不少。然而，這兒的黑手師傅們却都非常欣賞那兩團雀斑，說是這樣看起來，才夠騷勁兒。說的也是，祇要她在工廠中裡裡外外來回走一趟，大夥兒便顯得精神百倍，活兒幹得更起勁，脾性兒都馴了許多。要是她在誰的肩背頭拍上一把，或是有意無意地朝那個眯眯眼，瞧吧，準會睡意全消，連午覺都免了。

大家都叫她老闆娘，其實，在這間工廠裡，她可以說是真正的負責人，從早到晚，工廠裡大大小小的事情，都由她作主，出貨，付款，進料，發工資，甚至買菜，督導學徒們燒飯，她都一手包辦。江老闆三五天才偶而來工廠晃一圈，跟大家打個照面，便匆匆離去。而真正的兩位老闆娘，大老婆和姨太太却從未在工廠裡露過面。聽說，江老闆和這位能幹的姘頭單獨有一處公館在外邊，大老婆和細姨也各有一處住宅，都經營有別的事業，平日大家各忙各的，彼此相安無事。

現有的七位師傅當中，除了駝老爹，幾乎沒有一個肯輕易放過吃老闆娘豆腐的機會。說也絕，這騷娘們硬是故意逗三惹四地給大家製造機會，挨挨這個，蹭蹭那個，逗得人心頭毛焦火燎，她却銀鈴似地一陣大笑，像一陣涼涼的春霧般，撫慰得大家熨熨貼貼地。

駝老爹不過五十出頭，論手藝，可是尖頂尖，祇因不大愛修邊幅，早晚鬍子巴碴地，顯得十分老相，再加背
上拱起一個大疤，個頭比別人矮了一大截，也許因此有點自慚形穢吧，從不見他主動地吃過老闆娘的豆腐。相反
地。這騷娘們倒是不放過逗他的機會，特別是當別人不在面前時，也不知道她用的什麼手法，常常弄得駝老爹喜
紅了脖子，嘿嘿不已。

調笑歸調笑，工作歸工作，這娘們對大家的工作績效可絕不馬虎，她對每一個師傅的專長和優缺點都瞭若指
掌，誰吃幾碗乾飯，她肚裡清清楚楚。因此，每次生意上門，不論大小買賣，什麼品類，她都能掌握要點，把工
作分配安排得妥妥貼貼，定期出貨，準時交到買主手中，從未出過舛錯。

生意能賺錢，工資自然發得俐落。忙的時候，少不了也要加班，每當需要加班時，祇要老闆娘一聲招呼，沒
問題，家裡其它事情都可以拋開，廠裡工作不能耽擱。在這裡，從來沒有聽見誰提到過什麼勞基法，主要的原
因，可能是老闆娘捨得給錢，祇要是加班工作，一律照工資加倍給付，連續超過三小時，便算一日，還免費供應
餐點，如此優渥的條件，還有啥說的。何況，每逢加班工作時，老闆娘總是打扮得格外風騷，在大夥兒當中穿來
過去地也特別勤快。

阿虎看在眼中，忖在心裡：這娘們可不是蓋省油的燈，別看大夥兒對她吃足了豆腐，却沒有誰敢輕易動她一
根汗毛，平日裡嘻嘻哈哈，說點筆話，挨挨擦擦，沾點肌膚，那可是大家一視同仁，決不會厚此薄彼，如果有那
位膽敢自作多情，動作逾越了某個尺度，她祇要一發噴，那可夠瞧的，他立刻便會成為眾矢之的，落來一身不是
。大夥兒似乎在跟老闆娘嬉謔的這件事上，默默地保持著一種契合，誰也別想獨養秀色。她狡黠地掌握住了這個
平衡點，駕馭得大家服服貼貼地，一團和氣。

阿虎是個半技工，又新來不久，掂掂份量，還輕得很，祇因他立志重新做人，處處虛心求教，也不計較大家
對他的隨意支使，反而誠懇懇懇，把每一位師傅交待的每一樣工作都認真完成，很快地，好印象便在大家心目中
建立了起來。偶而，老闆娘也會挨近阿虎，嗑問幾句。他都是一板一眼，規規矩矩地答話，目不斜視，口不亂言
。這雌兒祇道是他木訥拘謹，不解風情，搭訕兩句，也就算了。眾師傅却都對他透著幾分納罕：雖然新來不久，
好歹也算半個師傅，年紀輕輕，精壯結實的小伙子，那有送上門的豆腐都不吃的，這小子，看來真算得是個異數
！

※ ※ ※
接連做了幾筆大生意，江老闆樂得咧開了嘴，三天兩頭，也常勻出時間來工廠走走，並且當眾宣佈，這個星
期天，要在「聚福樓」擺一桌，大家樂和樂和。

眾家師傅聽了這個消息，個個高興，不在話下。大夥兒並不稀罕吃喝一頓，主要是有老闆娘陪着，酒席筵前
，無拘無束，就是形骸稍為放浪些，諒也無妨，何況，這娘們餽主意多，騷花樣更是層出不窮，幾杯黃湯下肚，

真不知道會樂成什麼樣子呢。

阿虎却心如止水，一付若無其事的樣子。那種場面，他見的多了，想當初，在老大的慶功宴上，陪酒的俏妞兒多如穿花蝴蝶，有時候，兩個侍候你一個，必要時，甚至會一絲不掛地上陣……：：：：：眼前這個滿臉雀斑的騷娘們，算得了什麼。想呀想地，他不覺打心底升起了一股罪惡感，立刻遏住雜念，不再憶想往日的荒唐故事，那種種，應該在自己認罪受洗的那一剎那，已經遠離自己而去，隨着主耶穌的寶血，被釘上十字架了，阿門。

這陣子，大體而言，阿虎的日子過得還算安定。胼手胝足的結果，在手藝方面，已經獲得大家一致的肯定；謹慎的言行，更是深蒙幾位師傅的讚許。特別是駝老爹，對阿虎更是欣賞有加，說阿虎不但人能幹，做事又勤快，不吸煙，不喝酒，不嚼檳榔，這樣的年輕人，如今真正是鳳毛麟角了，尤其難得的是，連那個騷娘們送上門來的豆腐都懶得吃，真是一個血性男兒！其實，駝老爹對阿虎的欣賞，是有感而發的，祇緣他自己的那位獨生寶貝兒子，年齡和阿虎不相上下，雖然已經娶了媳婦，依然不務正業，吃喝嫖賭，無所不為，駝老爹每一看到阿虎，便不免在心裡暗嘆咕；假若自己那個寶貝兒子能及得上阿虎一半，那該多好。

※ ※ ※

酒席擺在包廂裡，地方相當寬綽，氣氛也不錯，七位師傅，兩個學徒，加上阿虎以及老闆和老闆娘，剛好十二個人，大型的圓桌配上高背座椅，鬆鬆散散地，大家都坐得很舒服。

酒過三巡，菜上五道，江老闆向大家道過了勞，說是另有重要的應酬，交待老闆娘好好招待大家，便逕自離席而去。頓時，枱面上的氣氛又為之一變，從老闆娘起，每一個人的臉上都綻出了如釋重縛般的笑靨。

老闆娘像花枝兒似地站了起來，一本正經地說：

「各位師傅，咱們繼續飲酒之前，我要對大家宣佈一件事情！」

一時間，大夥兒都被她這突如其來的聲明弄得莫名其妙起來，頓時，席間靜謐了起來。

「老頭子交待，從下個月起，大家的新資加發百分之十！」老闆娘一向都把江老闆稱作老頭子。

立即，席面上起了一片歡呼聲。

老闆娘接着說：

「還有，阿虎最近的表現特別好，工作又努力，老頭子有意從下個月起，升他為正式師傅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？」

有什麼意見？提升阿虎作師傅，既然是老闆的意思，工錢也是老闆給，再說，大家對阿虎的印象也不賴，這一個順水人情，那有不作的道理？於是，掌聲響起，杯子舉起，大家瞬間溶入了歡欣的漩渦裡。

阿虎不禁又想起了門房魏老頭的話；祇要安下心來，好好地幹，三年五載，說不定會創出點名堂來。以目前的情況來看，這家工廠規模雖然不大，一切事務又是老闆娘作主，牝雞司晨，顯得有些陰陽怪氣，然而，自己把

持得穩，認真工作的結果，很快便蒙升為正式師傅，只此一點，便足以證明一個人祇要肯立定志向，力爭上游，一定會有路可走的。

酒精逐漸在大家脈管裡起了作用，話是愈來愈多，但却愈不成句，誰也搞不清誰在說些什麼，你爭我搶地喋喋不休，但因有老閻娘調劑其間，儘管有人臉紅脖子粗，還沒有人發瘋鬧事。

阿虎滴酒未沾，從旁冷眼看去，發覺這娘們着實不簡單，她不但酒量好，陪著大家共飲，比任何一位都喝得多，竟然面不改色，口無亂言，還操縱全局，控制着場面，使大家興奮而不及於亂，十足地一付女強人型態。

※ ※ ※

廠裡接連失竊了兩批鋼料，事態立刻嚴重了起來。

經常住在廠裡的，除了阿虎，就是兩個學徒，論嫌疑，自然是他們三人最重。但是，阿虎在大家心目中評價甚高，尤其是品格操守方面，應該是絕對沒問題的，至於兩個學徒，也是剛從鄉下來的，據說還是江老閻族中的人，新來乍到，別說人生地不熟，就連鐵、鋼也還分不清楚，叫他們怎麼偷？偷了又怎麼變賣？賣給誰？因此，他們三個人儘管根據地緣嫌疑最重，但是，根據情理却嫌疑甚輕。警方來勘察了現場，問過各人的話，完成了一切必要的手續，案子仍是懸着。當然，這年頭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沒有證據，誰也不敢隨便臆測。

江老閻親自召齊了大家，開起了一個不拘形式的會議。江老閻表示，這兩批鋼料，實際上值不了多少錢，問題是，這種事情一開了頭，便會後患無窮，根據一切跡象研判，九成九是外來竊賊幹的，因此，大家應當特別注意，小心防範，讓竊賊死了這條心。如今，竊賊接連兩次都順利得手，可以說已經食髓知味，隨時都有再來下手的可能，我們必得研究出一個萬全之策才行。

大家談來談去，始終也談不出個什麼好主意來。最後，還是老閻娘建議，為了加強警戒，師傅們最好辛苦一點，每天一人輪流駐廠，好在廠裡有的是空屋子，住是沒有問題，多一個，多一分小心，萬一有個什麼動靜，也多一分力量。

為了廠，為了避嫌，也為了給老閻娘面子，大家立即都同意了她的這個提議，好在一個禮拜才輪到一次，負擔並不算重，於是，這樁事就這麼決定了。

老閻娘自己在工廠裡也有一個裡外隔間的小套房，平常辦公記帳什麼的，都在外間，中午休息則可以到內間去睡個午覺。自從師傅們輪值駐廠的辦法實施以後，為了以身作則，她也常常夜間來廠駐守，加上兩個學徒以及阿虎，工廠的夜間防衛聲勢立即大振。

阿虎也搞不懂鋼料是怎麼失竊的，究竟是內賊還是外賊，一點蛛絲馬跡都沒有，他並不為自己剖白什麼，怎麼說，自己既然住在廠裡，總得攤上一份嫌疑，為了想清楚事情的真相，自從師傅們輪流駐廠以來，他也提高了警覺，有事沒事，晚上總要起來一兩次，到處察看察看，他真希望宵小再度出現，也好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。

可也怪，自從大家開始駐廠後，天下太平，任何風吹草動也沒見，連鐵絲都沒有再丟失過一根。說太平，可不太平。

那天半夜，合該有事，也合該讓阿虎遇上。

廠裡燈光半明不暗，一切物體大約祇看得出個輪廓，阿虎照例循着物料貯存線一帶悄悄察看着。忽然，他聽到有桌椅撞擊的聲音，似乎有人在搏鬥，卻沒有咒罵和呼叫聲，這就奇了，他下意識地立即奔往聲源的方向，他怔住了，那聲音竟發自老闆娘的套房內，莫非竊賊制住了她？他剛想衝了進去，就聽見劈拍幾響清脆的耳光聲，緊接着便傳出了老闆娘狼聲但不高亢的咒罵：

「賊駝子，吃老娘的豆腐還不夠，還想動老娘的歪腦筋，也不撒泡尿照照。從今以後，你給我老老實實還則罷了，不然，我就告訴老頭子，也告訴你家裡那個母夜叉，看你往那兒去混！」

「唔，唔，是我胡塗，我混蛋，下次再也不敢了，老闆娘，妳……」駝老爹低聲地告饒着。

「滾！滾！」

「是，是。」

阿虎聽得真切，連忙閃身躲進了暗影中，祇見門開處，一個矮子身影踉蹌衝出，直奔輪值宿舍而去。

阿虎不動聲色，也悄悄回房睡覺，心中暗笑，原來是這麼回事，老不修！

第二天，阿虎特別注意老闆娘和駝老爹，想看看他們有什麼變化和反應。

一開始，在工作台前，駝老爹便顯得有些神色慌張，幹活兒也不似往常那麼專注了。

老闆娘却若無其事的样子，依然風情萬種地和師傅們打着交道，甚至，找機會還特別跑到駝老爹身旁，笑意盎然地在他耳根邊嘀咕了些什麼。再留意觀察時，駝老爹似乎已經神閒氣定，活兒又幹得有板有眼了。阿虎瞧得分明，不禁暗歎：這娘們着實厲害！

※ ※ ※

阿虎自從升了師傅之後，老闆娘對他似乎特別關心了起來。

噓寒問暖，自然不在話下，公然地逗笑找樂子，也不避諱大家了。她的理由是，阿虎的身分變了，現在既然是正式師傅，當然要和大家一視同仁，再說，阿虎孑然一身，孤零零地住在廠裡，也需要別人多給點關注呀！

一般的花俏言語，阿虎早已聽慣，祇當它耳邊風，不理碴兒也就是了。挑得過火時，便裝作似懂非懂，胡亂支應一通了事。

天下的事情就這麼怪，阿虎越是疏躲，這娘們對他越是興趣濃厚。直到有一天，她無意中發現阿虎桌上放着一本聖經，才憬然悟道：「這小伙子，木裡木氣地不通竅兒，莫非是被這洋迷信兒給弄得走火入魔了？」

趁着中午休息的時候，她又找上了阿虎。

「你信教嗎？」她經常都是這樣開門見山地問問題，但是語氣和態度總是溫柔得讓人不得不回答。

「我是基督徒。」阿虎誠懇地答。

「唔，怪不得……」她微笑地沉吟着。

「怪不得怎樣？」

「嘻嘻，怪不得你不吸煙，不喝酒，又不愛說笑！」

「這和我是不是基督徒並沒有必然的關係。」阿虎鄭重地說明着。

「噢？基督教不是教人學好的嗎？」老闆娘似俏皮的口吻反問。

「不，它並不是要教人學好，它祇是教人不要犯罪。」

「犯罪？有那麼嚴重？」

「是的，世人都犯了罪。」他照著經上的話回答。

「世人都犯了罪？你也犯了罪嗎？」

「一不小心，隨時都會犯罪。」

「你認為吸煙，喝酒是犯罪嗎？」

「我並不認為。」

「交女朋友也是犯罪嗎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「你有沒有女朋友？」

「目前沒有。」

「改天我給你介紹一個怎麼樣？」

「不要開玩笑。」

「誰和你開玩笑，老實說，像你這樣又英俊，又正派的年輕人，怎能沒有女朋友呢，我一定介紹一個既溫柔

，又漂亮的小姐給你。」

「嘿嘿，那我先謝謝妳了。」

「嘻嘻，不必謝，祇要往後別老是躲遠着我就好了。」

「嘻嘻，那怎麼會呢，妳是老閩娘呀。」

經過了這次的談話，老闆娘對阿虎似乎稍有瞭解，但仍摸不清楚他到底是什麼樣的底細。在她的理念中，天下的男人都是一樣的，見了妖冶漂亮的女人，沒有不先自軟了半截的，祇要略施小技，沒有不乖乖聽話的。偏是

他，左右硬是不吃這一套，說他不解風情吧，不像。說他是個宗教迷吧，也不大像。總之，一定還有別的原因，才會使他看起來顯得這麼深沉古怪。

俗話說，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，這娘們既然對阿虎發生了興趣，自然便會時時注意，處處留心，憑她的機智和聰明，利用各種關係，到處明查暗訪，那消多久，便把阿虎的底細摸了個一清二楚。她表面上不動聲色，心裡却暗忖：好小子，到咱們這兒藏龍臥虎來了，可真是個好樣兒的呢，浪子回頭金不換，這麼好的一條漢子，祇是不知道將來會便宜了那個有福氣的女人。想呀想地，想到了自己的身世，心頭禁不住一陣酸酸地；癢癢地。

※ ※ ※

這陣子，阿虎發覺每當老閻娘和自己目光相接時，她的眼神裡突然沒有了以往那種好奇的成分，如此，便覺得自在多了，也親切多了。這娘們，其實看起來還真是蠻動人的，有時候，自己禁不住也會有點想入非非了。每當慾念升起，他總是立刻警惕自己，不可胡思亂想。然而，祇要那娘們在自己眼前來回多晃上兩回，便不自覺地又會興起了邪念。

他更敏感地覺出，這娘們似乎愈來愈關心自己了，那種細微末節的照拂，絕不同於一般的打情罵俏。譬如替他拍拍肩上的灰塵，拉拉皺起的衣角，每一個不經心的小動作，都會令他心旌為之搖曳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？深夜，躺在床上，他默禱着：

「主啊，求祢免去我的試探吧，讓撒旦不要再來纏繞我，求祢以祢的寶血洗淨我日間所犯邪念的罪，願主的榮耀到永遠……阿門！」

他反覆地，一再地默禱着，直到沉沉睡去。

然而，天亮前，他却作了一個非常旖旎的夢，夢見和老閻娘在一起……起床後，他懊惱極了，盯着桌子上那本厚厚的聖經，久久不能自己。

※ ※ ※

那晚，輪值的師傅因為老婆待產，臨時請假沒來。

老閻娘請阿虎偏勞，晚上多起來巡視幾趟。

子夜時分，阿虎起來作第二次巡視時，發現老閻娘屋裡的燈還亮着，本來想走過去瞧瞧，繼而一想，算了，他打算繞道去別處察看，突然，一個聲音叫住了他。

「阿虎！」是老閻娘，竟然站在他身後的黑暗中。

「啊，老閻娘，是你？」他有點納罕她為什麼要躲在暗處。

「嘻嘻，沒嚇着你吧？」

「有一點。」

「我也是想到處看看的，沒想到你也在巡察。」

「這麼晚了，妳還沒休息？」

「嗯，睡不着，陪我聊聊天好嗎？」

「唔——」阿虎漫應着，腳底下却不自覺地跟着老闆娘到了她的屋裡。

「請坐呀。」老闆娘見阿虎楞在那兒，像有什麼心事似地，乃提醒着他。

「啊是，是。」阿虎坐進了長沙發裡。

依老闆娘平日的作風，必然會過來和他坐在一起的，但，這次她却沒有過來，反而矜持地坐在辦公桌後的椅子裡。

「阿虎，有件事情我想問你，一直都沒有適當的機會。」老闆娘的話透着七分神秘和三分試探，倒令阿虎一時莫名其妙，如墜五里霧中。

「什麼事情？」阿虎茫然地反問。

「你是在那裡受的洗？」她緊盯着他。

阿虎不覺一怔，怎麼會問到這上面來了呢？她是什麼意思。

「在一位牧師面前。」他搪塞着。

「嘻嘻，自然是牧師，難不成還會在和尚面前受洗？我是說，在什麼地方？」老闆娘笑着追問。

「這……」阿虎沉吟着，心想，這娘們莫非聽到了什麼風聲，故意來求證的？事到臨頭，騙也無用，實話實說吧，看她把自己會怎樣？主意一定，心裡反而坦然了許多，於是，淡淡地接着說：

「在監獄裡。」

「唔——」老闆娘並沒有驚異的表情，反而施施然地站起身子，過來擠坐在阿虎的身邊，低聲地在他耳邊讚

道，「你真是一條漢子！」

「妳……」阿虎混身上下一陣莫名其妙的燥熱。

「不必緊張，你的事我完全清楚，不過，你放心，在這裡，除了我，誰都不知道。」她緊偎在阿虎身邊，輕聲地撫慰着他。

「啊……」阿虎覺得喉頭直發乾。

「阿虎，我的事你不知道呢？」她略顯艾怨地問。

「我……不知道。」

「江老頭六十歲了，他和我並沒有什麼名分。」她更緊地偎擠着他。

「這……」阿虎嗅到了她髮間迷人的髮香，心跳加劇了起來。

